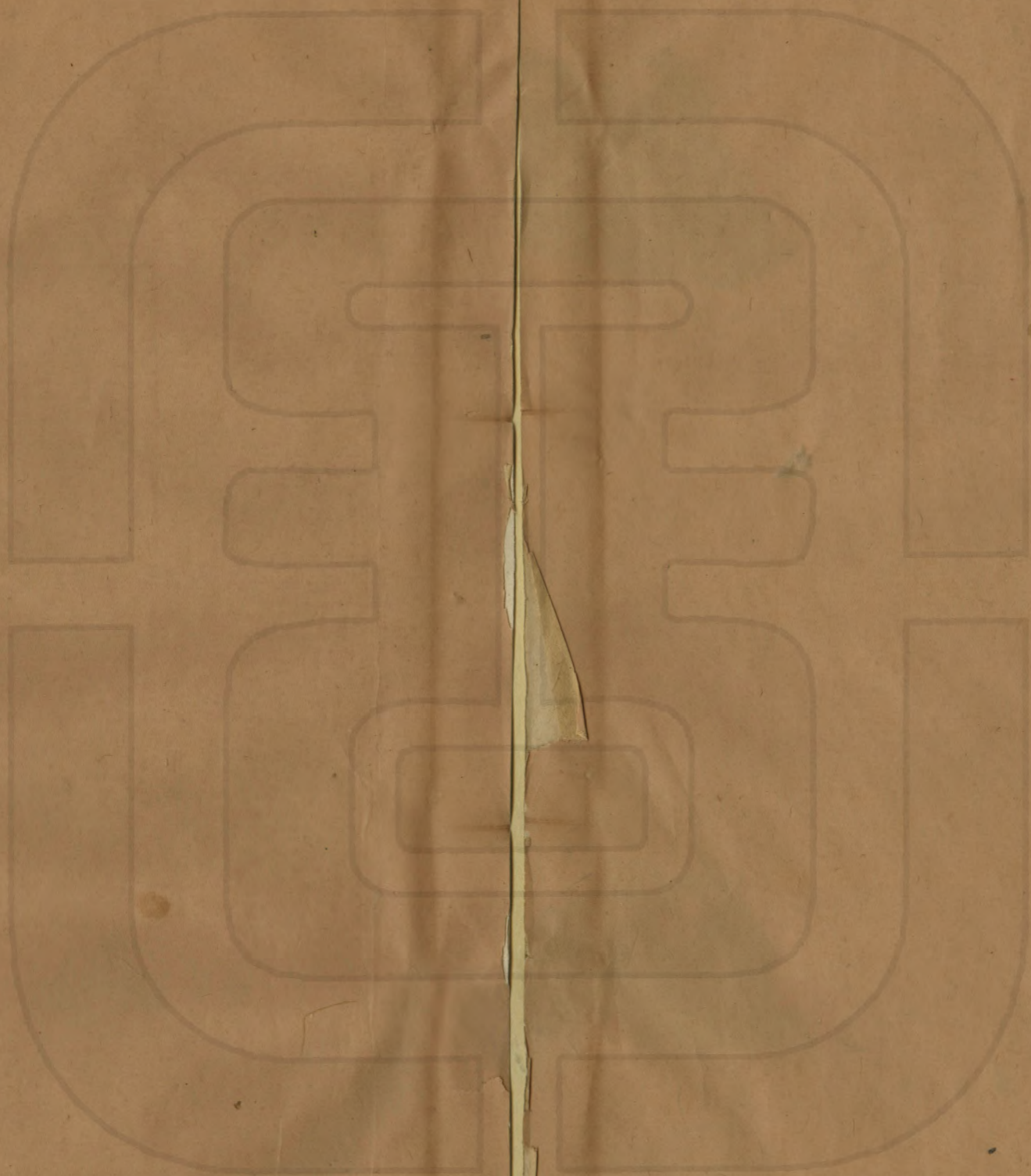


吉安府志

250.141
134

1024359

134



吉安府志卷七十三

雜志上編



郡合吉陽安成以立名生其地者前賢既多軼事
歐陽文忠著歸田錄六一詩話雜記舊說新語以
廣見聞後之記文忠者抑又屢書不一書焉郭青
螺葺豫章書錄泰和崔尉楊盾義犬戰馬四事於
雜傳中且曰怪而可為戒也吾常之矣獸而人也
吾人之矣茲編採摭郡蹟竊取吉郡前賢之義備
博物君子省覽錄雜志上下二編

顏真卿常使其僮奴刻已所書僮輒以意修改之大失真

惟吉州廬山題名書已即去後人為刻之乃得真云

唐詩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一

紀事

吉水有曾庶幾者隱士也五代時中朝累有聘召不起故

老有能記其放猿絕句云孤猿鎖檻歲年深放出城南

百丈林綠水任君連臂飲青山不用斷腸吟

能改齋漫錄

宋蕭侍郎神道碑在同水鄉定基為侍御史贈尚書工部

侍郎嘉祐時丞相王安石為文元豐六年中書蔡襄書

石承議郎陳晞篆額碑文古穆篆籀蒼勁楷法神雋世

稱為三絕碑高丈許額高幾半其碑上列篆下列文篆

旁泐小行書左一行為臨川王安禮觀元祐壬申月十

四日右一行為莆陽蔡卞自南海移守會稽以元祐六

年正月二十三日至廬陵得觀蕭氏子孫復為摹本一

通解文毅公又為別書一通皆勒石而真諸家廟中今蔡碑字畫剝蝕僅存二百四十字餘悉殘闕

吉水志

歐陽文忠公文章道義天下宗師凡世俗所嗜一無留意獨好古石刻自岐陽石鼓岱山鄒嶧之篆下及漢魏以來碑刻山崖川谷荒林破塚莫不皆取以為集古錄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撮其大要列為目錄并載可以正史學之闕謬者以傳後學跋尾多公自題復為之序請蔡君謨書之真一代之絕筆也

澠水燕談錄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二

乃進之為宣徽使判太原府許朝覲意在引之執政以同新天下之政而歐陽公懲濮邸之事深畏多言遂力辭恩命繼以請老而去荆公深嘆惜之

魏泰東軒筆錄

歐陽公與王禹玉范忠文同在禁林故事進春帖子自皇后貴妃以下諸閣皆有是時温成薨未久詞臣闕而不進仁宗語近侍曰詞臣觀望温成獨無有色甚不懌諸公聞之皇駭禹玉忠文倉卒作不成公徐云某有一首但寫進本時偶忘之耳乃取小紅箋自錄其詩云忽聞江上有仙山煙鎖樓臺日月閒花下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間既進上大喜禹玉拊公背曰君文章真是含香九子也

豫章書

歐陽公云九僧詩集已亡元豐元年秋余遊萬安山玉泉寺於進士閔交如舍得之交如貧無妻兒寄食僧舍僧亦不厭苦之始居龍門山徙居萬安山屏絕人世專以治經為事凡數十年雖非中行其志亦可憐也續詩話

初歐文忠公與趙少師槩同在中書嘗約還政後再相會及告老趙自南京訪文忠公於潁上文忠公所居之西堂曰會老仍賦詩以志一時盛事時翰林呂學士公著方牧穎職兼侍讀及龍圖特置酒於堂宴二公文忠親作口號有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閒人之句澗水

燕談錄

韓退之喜大顛如喜澄觀文暢之意爾非信佛法也世乃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三

妄撰退之與大顛書其詞凡陋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有一士人又於其末妄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莫能及此又誣永叔也永叔醉翁亭記其辭玩易蓋戲云爾又不自以為奇特也而妄庸者亦作永叔語云平生為此文最得意又云吾不能為退之畫記退之又不能為吾醉翁亭記此又大妄也僕嘗謂退之畫記近似甲乙帳耳了無可觀世人真識少可嘆亦可愍也東坡志林
歐陽公致仕居潁蔡承禧經由上謁於私第從容曰公德望隆重朝廷所倚引年而遽此高退豈天下所望耶歐陽公曰吾與世多忤晚年不幸為小人誣讒止有進退之節不可復令有言而埃逐也今日乞身已為晚矣小

人蓋指蔣之奇也歐陽公在穎惟衣道服稱六一居士
又為傳以自序

慶歷中西師未解晏元獻公殊為樞密使會大雪歐陽文
忠公與凌學士經同往候之遂置酒於西園歐陽公即
席賦晏大尉西園賀雪歌其斷章曰主人與國共休戚
不惟喜悅將豐登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
晏深不平之嘗語人曰昔日韓愈亦能作言語每赴裴
度會但云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却不曾如此作開
俱東軒
筆錄
歐陽文忠公使遼其主每擇貴臣有學者押宴非常例且
曰以公名重今代故爾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四

景祐中范文正公黜知饒州余靖道安上疏論救以朋黨
坐貶尹洙師魯言靖與仲淹交淺臣與仲淹義兼師友
當從坐貶監郢州稅歐陽永叔貽書責司諫高若訥不
能辨其非辜若訥大怒繳其書降授夷陵縣令時蔡君
謨為四賢一不肖詩布在都下人爭傳寫虜使至密市
以還張中庸奉使過幽州館中有書君謨詩在壁上四
賢希文安道師魯永叔一不肖謂若訥也俱灑水
燕談錄

王荆公初未識歐文忠公會子固薦之公願得遊其門而
荆公終不肯自通至和初為羣牧判官文忠還朝始見
知遂有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之句然荆
公猶以為非知己也故酬之曰他日儻能窺孟子此身

安敢望韓公自期以孟子處公以為韓愈公亦不以為嫌及在政府薦可為宰相者三人同一劄子呂司空晦叔司馬溫公與荆公也呂申公本嫉公為范文正黨滁州之謫實有力溫公議濮廟不同力排公而佐呂正獻荆公又以經術自任而不從公然公於晦叔則忘其嫌隙於溫公則忘其議論於荆公則忘其學術不如是安能真見三公之為宰相耶世不高公能薦人而服其知人苟一毫有蔽於中雖欲薦之亦不能知也

避暑錄話

揚東山嘗謂余曰文章各有體歐陽公所以為一代文章冠冕者固以其溫純雅正藹然為仁人之言粹然為治世之音然亦以其事事合體故也如作詩便幾及李杜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五

作碑銘記序便不減韓退之作五代史記便與司馬子長並駕作四六便一洗崑體圓活有理致作詩本義便能發明毛鄭之所未到作奏議便庶幾陸宣公雖遊戲作小詞亦無愧唐人花間集蓋得文章之全者也

江西自歐陽子以古文起於廬陵遂為一代冠冕後來者莫能與之抗其次莫如曾子固王介甫皆出歐門亦皆江西人老蘇所謂執事之文非孟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朱文公謂江西文章如歐永叔王介甫曾子固做得如此好亦知其皜皜不可尚已揚東山嘗謂余云文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豈惟制行作文亦然如歐公之文山谷之詩皆所謂不向如來行處行者也

俱鶴林
玉露

歐陽公歸田錄跋曰唐李肇國史補序云言報應叙鬼神
述夢卜近惟薄悉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
採風俗助譚笑則書之予之所錄大抵以肇為法而小
異於肇不書人之過惡以為職非史官而掩惡揚善者
君子之志也

歐陽公曰主田百頃而出賦稅者一户盡力而輸一户者
數十家國家雖有寬征薄賦之恩徒一家之幸而數十
家者困苦自若也北魏時有建議朝廷減賦若干則田
主亦減佃戶租若干者此論最為公溥不知每歲災荒
則佃戶每歲乞減於田主而田主不能乞捐於朝廷即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六

令有捐亦未必及災荒實數况田之美惡不等雖同在
一方當水旱時有全無害者有半害者有全害者若照
捐賦例通行減佃戶租則全無害者減半為倖免全害
者減半為虛賤不公甚矣故朝廷只宜捐田主之賦而
佃戶聽民間自減可耳

魏叔子
曰錄

歐陽公之文優柔平中有如周子說樂感其心莫不淡且
和者其膾炙人口不待論矣其見識亦高於尋常如縱
囚論所說上賊下下賊上蓋謂喪其本心以權術詐偽
相使耳此皆儒門議論能抉其根柢其本論亦足補益
原道原道正法本論平情

凡理性情莫過於詩如晝錦堂豐樂亭記亦真足理性情

也味其優游唱歎愆心平躁心釋矣瀧岡阡表之至情
感動當與李令伯陳情表韓昌黎祭十二郎文抗行孝
友真樸何減蓼莪岬岵之章

俱王恒齋雜論

歐陽文忠公晚年常日竄定平生所為文用思甚苦其夫

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尚畏先生嗔耶公笑曰不畏先

生嗔却怕後生笑

吉水志

五季之衰學喪文敝而脩於周程未出之前首以古文為
當世倡推大道之要而發明六經聖賢之旨使學者曉
然知論說必本於仁義有功世道於斯為大而文章之
復古其末也脩為臺諫時推邪扶正論列為多屢歷州
郡聲跡可紀及仁英授受之際輔佐韓琦功在社稷矣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七

琦之初薦脩第以文高名重恐世以不用為國家惜蓋
一時權宜之詞不知者以為實則謬也

朱可亭蔡梁村名臣傳論

歐陽文忠公譜例曰姓氏之出其來也遠故其上世多亡
不見譜圖之法斷自可見之世即為高祖下至五世元
孫而別自為世如此世久子孫多則官爵功行載於譜
者不勝其繁宜以遠近親疎為別凡遠者疎者畧之近
者親者詳之此人情之常也元孫既別自為世則各詳
其親各繫其所出是詳者不繁而畧者不遺也凡諸房
子孫各紀其當紀者使譜牒互見親疎有倫宜視此例
而審求之

歐譜

陳恭公素不善歐陽其知陳州時公自潁移南京過陳拒

而不見後公還朝作學士陳為首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罷使相公當草制陳自謂必不得其美詞至云杜門却掃善避權勢以遠嫌處事執心不為毀譽而更變陳大驚喜曰便與吾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此得我之實也手錄一本寄其門下客李中郎曰吾恨不早識此人

節錄晨鐘集

詩人好改易地名以就句法蜀大散有喜懽嶺東坡初入贛詩云山憶喜懽勞遠夢地名惶恐泣孤臣自上而下第一灘在萬安縣前名黃公灘東坡乃改為惶恐以對喜懽廬陵二十四灘詩乃云十八灘頭一葉身亦非也

邢凱恒齋通鑑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八

余曩時上七祖山極愛其山川故為友元翁作此詩又出上方之南得古釣臺嘉遜世不見其光輝者元翁亦請余賦詩詩曰遜世一邱壑似漁非世漁獨尋嘉橘頌不遺子公書筍蕨林塘晚絲緡歲月除安知冶容子紅袖泣前魚元翁曰青原遺蹟但有顏公大字當并刻此二詩使來者得觀焉其後各解官去不果刻海昏王子駿以生絹來乞書子駿於余外家有連故書予之能以青石版刻而送之祖山亦一段奇事

山谷跋

黃魯直少有詩名未入館時在葉縣大名吉州太和德平詩已卓絕後以史事待罪陳留偶自編退聽堂詩初無意盡去少作胡直孺少汲建炎初帥洪州首編魯直數

詩文為豫章集命洛陽朱敦儒山房李彤編集而洪炎
玉父專其事遂以退聽為斷以前好詩皆不收而不用
呂汲老杜詩編年為法前後參錯殊牴牾也反不如居
世英刊東坡全集殊有叙又絕少舛謬極可賞也廬陵
守陳誠虛中刊歐陽公居士集亦無倫次蓋不知編摩
之體耳耆舊續聞

元豐六年魯直為太和令謁郡遊青原山為其友周壽作
詩後九年海昏王君得其字刻之曰當送之祖山未行
而魯直以太史得罪詩遂留王氏及太史謫還或以王
君石上墨本飾僧壁郡守陳侯章監郡章侯清悅好焉
於是詩再勒石視作詩蓋十有八年壽字元翁九江人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九

摹刻石者僧居月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十二日南昌
洪炎題彭城劉沔書青原雜記

按魯直書凡八碣前七碣皆真跡第八碣非原筆經
施愚山搜山谷他墨蹟補之又集名書寫洪跋重刻
今為全璧

元豐八年吉水楊存宿息州旅舍覺牀席間有物礙其背
揭而視之乃鹽鈔二萬引明日詢主人曰前日何人宿
此曰淮甸有巨商某姓名也存曰此吾故人設其人回
可與之語吾在某坊某家安歇又大書於所宿之房曰
某年月日廬陵楊存宿此遂行不數日商人物色之至
息邸主以存言告且指壁書示之乃赴京訪存存審實

即以還之商人分數百緡就寺為存祈福是年登第官
至中奉大夫子孫皆貴顯

吉安舊志

楚公生七八歲自題其所居室壁云虎生三歲便窺牛獵
食那能掉尾求年少不登黃閣去也須來伴赤松遊其
幼少志氣超異矣

宋仁宗命楚公使契丹北館伴使餞之郊外徐詠云有酒
如澠縮行人而不住楚公即應聲曰在北有荻吹出塞
以何妨蓋北以澠比繩戲公而公以荻為笛應之可稱
神捷未幾北使報聘愬南使語不遜仁宗為出楚公於
外而心實多之

俱永新志

宋仁宗景祐元年甲戌王曾為相士類翕集放進士榜得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十

張唐卿以下三百餘人而吉水流坑

今屬樂安

一門五董世

艷其榮

吉水志

胡忠簡公翰墨甚佳阜陵嘗問公曰卿寫字宛如卿為人
公答曰臣幼習顏真卿字今日成一家又曰朕前日侍
太上於德壽宮閣上治疊書畫因得卿紹興戊午所上
封事真本太上與朕玩味久之喜卿辭意精切筆法老
成英風義氣凜然飛動太上自藏之曰可為後世式但
其後為秦檜之所批抹汗者朕啟太上令工逐行裁去
裝潢公封事橐有周益公楊誠齋二公題跋在後公孫
楮廣西僉憲刻於融州真仙巖楊萬里先生跋

豫章書

胡澹菴為師清節先生制師之服張魏公為張無垢制友

之服

胡澹菴上書金虜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蓋足以破其陰遣檜歸之謀也乾道初虜使至猶問胡銓今安在秦太師專柄十二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

俱鶴林王露

胡忠簡公為舉子時值建炎之亂團結丁壯以保鄉井隆佑太后幸章貢虜兵追至廬陵太守楊淵棄城走公所居曰薌城去城四十里乃自領民兵入城固守張榜責楊淵棄城之罪募人收捕淵懼自歸隆佑隆佑赦之降敕書諭胡銓事定新太守來疑公有他志不敢入城公笑曰吾保鄉井耳豈有他哉即散遣民兵徒步歸薌城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十一

舊府志

按忠簡為舉子時忠義已如是豈非至性天植讀此為之肅然

銓之議論橫厲振發若決江河而下若引星辰而上近古以來不多見也固其忠義之所奮發亦其涵千古之心蓋一世之氣有以大過乎人者歟銓非徒慷慨尚氣者觀其早募鄉勇以助軍晚鎚河水而退敵臨事堅決動即有功使用其言安知不廟算而勝乎才與時違動見摧挫然志則與日月爭光矣

朱可亭名臣傳論

廬溪先生安福王民瞻名庭珪弱冠貢入京師太學已有詩名有絕句云江水磨銅鏡面寒釣魚人在蓼花灣回

頭貪看新月上不覺竹竿流下灘紹興間宰相秦檜力
主和戎之議鄉先生胡邦衡名銓時為編修官上書乞
斬秦檜謫新州民瞻作送行詩詩收入藝文有歐陽安永上
飛語告之除名竄辰州孝宗登極召為國子監簿以老
請祠除直敷文閣宮觀楊誠齋詩話

建炎三年寇犯安成王庭珪與劉英臣挈家避亂於鴿湖
山中層巒疊嶽上干青霄晝夜水聲潺潺不絕如在秦
人洞中不知有鈺鼓之聲乃覺此身真風塵物表也王廬

溪書鴿湖寺壁

廬溪先生以詩取老檜之嗔二沈希其意出力擠排先生
以策元勲竟何成邪先生料其不三年必有大咎果若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十一

其言又四年檜亦殪古語云前車覆後車戒嘉泰壬戌
後五日門人楊萬里敬書帖尾

楊忠襄公少處郡庠足不涉茶房酒肆同舍拉之出飲託
言朋友家實娼館也酒數行娼艷粧而出公愕然疾趨
而歸人徒見忠簡以一編修官乞斬秦檜甘心流竄忠
襄以金陵一倅唾罵兀术視死如歸豈知其自為布衣
時所立已卓然矣鶴林玉露

李彌遜知吉州於州學立楊忠襄公祠堂請劉尚書美中
作祭文首句云陰虹吐氣暫翳園景斗於星中孤光耿
耿洪河潰溢滔天橫鶩屹然中流觀此砥柱又云欲贖
忠襄人百其身彌遜嘆服不已不知其用太學生姚孝

寧祭李清卿文首句云皇穹將傾天柱必折大帝欲仆
秦嶽必蹶又云賊據牀上天子在下公抱帝躬嚼齒大
罵公於是時皆裂髮立乾坤晝昏鬼神夜泣又云欲贖
清卿人百其身百人何多一世猶輕又云吾將提長劍
而登秦華決浮雲而問蒼天雖泣盡而繼之以血安得
吾清卿之復然蓋清卿之父避亂至廬陵嘗館於美中
之家故美中得此文予少時嘗於劉彥純家見其全篇
今亡矣可惜

楊誠齋詩話

宋彭齊有盛名王庭珪曰彭太博以文章擅名海內一時
名公卿仰慕之其醉墨戲語時見野史風味可概見也

吉水志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十三

廬陵帖十卷亦秘閣前帖翻本皇祐中郡人蕭太博汝器
暨其弟殿丞汝智相繼宰和之含山得丞相劉楚公被
賜閣帖翻摹入石攜歸鄉居後五十年崇寧丙戌殿丞
之子綸又自修補訛闕中不知何事乃歸郡齋今又百
四十年碑石散失不可摹榻間有存者蓋數十年舊本
蕭之族今盛於吉水之全江

曾宏父鳳墅石刻

壬子之夏被命宣撫荆廣秋八月道廬陵飯僧青原邀向
伯恭朱子發張恭甫偕行瞻禮七祖真像愛其山水深
秀為賦此詩今三年矣

詩入寺志門

住山珪禪師屢遣化來

索為山中故事因書以遺之繼顏黃之後深有愧云紹
興乙卯初夏上浣武陽李綱病叟假道廬陵郡薄遊青

原山有作梁谿伯紀書

忠定自跋

李伯紀丞相宣和中為左史坐論京師水災斥去已負其聲靖康綦嚴定計城守雖不能解河東之圍然一時名望甚重高宗即位首用為相惜乎輔政日淺規恢不竟其後歷帥江湖厥有成效淳熙末諸子皆不在其姪申之進家集奏議請諡於朝孝宗似未悉其人予為歷陳本末聖諭云張浚比歟天監在上一言盡之有司請以忠定易其名制曰可今觀紹興初贈青原主僧師珪長篇其志趣亦壯矣同遊向伯恭朱子發張恭甫仕未甚顯已而俱為名侍從坐間議論必纒纒可聽豈止翰墨之勝乎嘉泰辛酉重陽日平園世叟周必大子克題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十四

閱周益公集有跋伯紀丞相青原詩一則

題跋語見前

愚者攷

李忠定集無青原題崇禎間左三山光先令建寧所梓或刪之耶忠定嘗言大易華嚴一本當處歷然不亂當處寂然無差也頓漸參同止一事實各隨時位耳所造深矣惜不得吉光片羽留壯此山

青原雜記

按愚者記此時忠定詩石刻尚未到青原今已嵌齋

堂壁間

周益公久在禁林詞章為一時之冠辭免直學士院狀云顧仙嶺之提鰲自存大手矧明庭之儀鳳方集奇才謝內相表視淮南之書豈但矜誇於下國聽山東之詔固當裨助於中興謝衣帶鞍馬表褐衣褐見莫陳漢代之

便宜馬去馬歸敢計塞翁之倚伏除大觀文判潭州以
言者奪職罷鎮後復職仍判潭州到任謝表云謂昔之
銷印重違白筆之公言故今者剖符庸示清衷之本意
踦類鴈門之復夢成鹿野之真又謝復職表云華陽黑
水裂地而封舊物青氊從天而下人皆傳誦者舊續聞
周文忠公有魚兒牡丹詩序云得之湘中花紅而莖白狀
類雙魚纍纍相比枝不能勝壓而下垂若俛首然鼻目
良可辨葉與牡丹無異亦以二月開因是得名其幹則
芍藥也予名花而賦是詩聞江東山谷間此品甚多詩
云天教姚魏主芳菲合有宮嬪次列妃玉頸圓瑳宜粉
面霞裾深染學翬衣枝頭窈窕魚雙貫風裏蹁躑鳳對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十五

飛又似金鳳花

莫杞根苗方芍藥留春不似送將歸楊文節

公有米囊花詩云鳥語風喧蝶亦忙爭傳天詔詔花王
東皇羽衛無供給探借春風十日糧二者皆花木異種
姑記之以資博覽吉水志

周益公長身瘦面狀如野鶴在翰苑多年壽皇一日燕居
嘆曰好一個宰相但恐福薄爾益疑其相也一老璫在
傍徐奏曰官家所嘆豈非周必大乎上曰爾何知曰臣
見所畫司馬光像亦如必大清臞上為之一笑未幾遂
登庸為太平宰相與聞揖遜之盛出鎮長沙退休享清
閒之福十有餘年豫章詩話
周必大監臨安和劑局局內失火延燒民家逮吏當論死

必大問寺吏曰假設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
為民必大遂自誣伏坐失官吏得免死必大歸道雨雪
中謁婦翁婦翁以其失官殊不為禮復私訝前一夕夢
掃雪迎宰相未知為何祥也姑留之宿必大既歸益自
刻苦讀書試博學宏詞科至京師寓一班直家一日攜
小冊自外至借觀廼鹵簿圖也悉錄記之及入試果以
此命題中詞科歷官至宰相封益國公

舊府志

周必大殿試詩會待詔恩三日沐湖山尋勝任舟輿自注
云給歇泊假三日東坡試院詩亦有詔恩三日休老翁
之句

得樹樓
雜抄

治平中吉水令治邑嚴酷有野客馬道為啄木詩諷之曰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十六

翠翎迎日動紅嘴響煙蘿不顧泥丸及惟貪得食多纔
離枯朽木又上最高柯吳楚園林濶忙忙爭奈何令見
其詩稍緩刑時人目曰馬啄木

墨客
禪犀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
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詞意藹然足以啟人友
于之愛然余嘗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或
一二年或三四年相繼而生自竹馬遊戲以至駘背鶴
髮其相與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浹洽猜
間不生其樂豈有涯哉近時有周益公以太傅退休其
兄秉成先生以將作監丞退休年皆八十詩酒相娛者
終其身章泉趙昌甫兄弟亦俱隱玉山之下蒼顏華髮

相從於泉石之間皆年近九十真人間至樂之事亦人間希有之事也

鶴林
玉露

楊誠齋自秘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徐靈暉贈詩云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蓋紀實也聰明強健享清閒之福十有六年嘗自贊云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為衾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

鶴林
玉露

紹興庚戌十月倪文節公思為中書舍人楊文節萬里自大蓬除直龍圖閣將漕江東朝論惜其去公留錄黃欲繳奏或以語楊楊承作簡止之倪公答云既辱寵諭不敢復繳却當別作商量也楊公即以所答簡餘紙復止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十七

之然倪公竟入劄留之畧云竊見秘書監楊萬里學問文采固已絕人乃若剛毅狷介之守尤為難得夫其遇事輒發無所顧忌雖未盡合中道原其初心思有補於國家至惓惓也向來勸講東宮已蒙陛下嘉獎陛下踐祚首賜收召晉登冊府士類咸以為當今甫踰年遽爾丐外朝廷以職名漕節處之不為不優然而公論以為如萬里者不宜遂使去國錄黃之下臣始欲繳論又念朝廷此命本是優賢雖以書行而於臣愚見猶欲陛下改命留之云云蓋二公相知極深也後二十年楊公已亡倪公得其當時手簡不忍棄之遂自錄所上之劄及往來之書裝潢成卷親叙其事於後

節錄
鶴林
玉露

楊誠齋立朝時論諫挺挺如乞用張浚配享言朱熹不當與唐仲友同罷論儲君監國皆天下大事高宗嘗曰楊萬里直不中律孝宗亦曰楊萬里有性氣故其自贊云禹曰也有性氣舜云直不中律自有二聖玉音不用千秋史筆

楊誠齋父子清介絕俗屋宇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東山病且死無衣衾適廣西帥趙季仁餽緡數端東山曰此賢者之賜也衾材無憂矣史良叔守廬陵官滿來訪入其門升其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師者因命畫工圖之而去俱吉水志

嘉定間楊伯子為湖州守彈壓豪貴牧養小民治聲赫然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十八

為三輔冠郡之士相與肖像祠於學宮與工部尚書戴少望並祠伯子意不悅會除浙東庾節將行辭先聖先師禮畢與校官諸生坐於講堂命取所祠畫像來題詩其上云面有憂民色天知報國心三年風月少兩鬢雪霜深更莫留形迹何曾廢古今不如隨我去相伴老山林遂卷藏而行當時士子有戲和其詩者末句云可憐戴工部獨樹不成林

伯子誠齋冢嗣號東山先生清節高文趾美克肖其帥番禺將受代有俸錢七千緡盡以代下戶輸租有詩云兩年枉了鬢霜華照管南人沒一些七百萬緡都不要脂膏留放小民家又別石門詩云石門得得泊歸舟江水

依依別故侯擬把片香投贈汝這回欲帶忘來休益昔
吳隱之守五羊不市南物歸舟有香一片舉而投諸石
門江中用此事也其帥三山不請供給錢以忤豪貴劾
去作詩貽先君云與世長多忤持身轉覺孤黃緣新齒
舌收拾老頭顱我已訶瀧吏君誰誦子虛同歸燈火讀
家裏石渠書時先君與之同入閩故也真西山入對主
上問當今廉吏西山既以趙政夫為對翌日又奏臣昨
所舉廉吏未盡如崔與之之出蜀惟載歸艤之圖籍楊
長孺之守閩靡侵公帑之毫釐皆當今廉吏也節錄鶴
林玉露
吾郡胡季昭寶慶初元為大理評事應詔上書言濟邸事
竄象郡建人翁定送行詩云應詔書聞便遠行廬陵不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九

獨詫邦衡寸心只恐孤天地百口何期累弟兄世態浮
雲多變換公朝初日盍清明危言在國為元氣君子從
來豈願名盱江杜來詩云廬陵一小郡百歲兩胡公論
事雖小異處心應畧同有書莫焚稿無恨豈傷弓病愧
不遠別寫詩霜月中太學生胡炎詩云一封朝奏大明
宮噓起廬陵古直風言路從來天樣濶蠻荒誰使徑旁
通朝中競送長沙傅嶺表爭迎小澹翁學館諸生皆飽
飯臨分憂國意何窮先君竹谷老人詩云好讀牀頭易
一篇盈虛消息總天然崢嶸齒頰皆冰雪肯怕炎方有
瘴煙頻寄書回洗我愁莫言無鴈到南州長相思外加
餐飯記取承君舊話頭季昭之兄子建弟國賓皆博學

能文兄弟不蓄私財得罪之日囊無一錢子建挈家歸
賣文以活國賓奮然徒步從其兄於貶所國賓先歿季
昭繼之端平更化詔許歸葬贈朝奉郎官其一子

鶴林
玉露

宋末劉炎少負詞學晚為永新尉拙於政治太守某有貪
名行邑覬覦之而炎不悟既行以詩諷炎云未到桃源
時長憶出家景及到桃源了還似鏡中影炎乃和而復
之後因民訴受賄遂按炎以法炎復作詩云早知太守
如狼虎獵取膏梁以啖之

豫章
書

王炎午有友彭逢達字元觀授徒吾里嘗悵惘如有所失
但日以郤酒肉告神明為事問之則曰余九歲喪父而
母復失明居危地遭厄運扶攜保抱教養冠婚使能挾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二十

策四方皆母廢目中所為者今且十二年矣初請醫治
望其愈今不可治無復望矣每言罷輒悽斷一日來告
曰日收家報母鼻在患衄而左目明未幾右亦如之君
每為余有母喜且為吾母失明惜敢不以告某曰盛彥
螯蟻感泣劉元棄官歸養而二母廢目為之瞭然今子
無二子之遭而母目自開其必佑於神明有自來矣雖
然目本於肝氣而養於腎水今以七袞之年腎水必衰
十二年喪明其疾已痼以痼遇衰明恐其斲何不亟歸
使母識子遂取果餌納之袖而亟之歸又四年而達永
感矣嘗證之醫率怪不信知非藥物所可及則又反復
求之而後知夫人之賢與達之孝固有以臻此而天人

感應之際至矣

吾汶稿

宋末殉義之士接踵而信國公皎潔如秋霜烈日能使人慕服或代之死或從之死或勸以死或痛其死據所知則詭稱姓文以逸公而寧就戮者趙時賞也自詭為天祥以冀免公而就烹者劉子俊也以死相從間關不捨而竟先公死者杜許徐臻鄒瀨諸人也謁公燕獄勉以忠孝白天下者善鼓琴汪水雲也憂公之不速死生為祭文以速公死者王鼎翁也侍公獄中朝夕給薪水併負遺骸歸葬者張毅甫也時時哭公又慟哭於西臺為哀歌以竹擊石竹石俱碎者謝舉羽也雖公之赤腔可裂示天下亦其精魄能感愴人而盡欲成就公且愛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三

慕公而不能已已

監德錄

今人知文山之死不知文山弟之附元文山與弟璧同舉於鄉同登禮部正奏名平生絕相驩無芥蒂官跡亦畧相同而於宋元興亡之際兄弟用意乃絕相反所記古來當變革時兄與弟俱不屈者常山太守顏杲卿平原太守顏真卿也兄與弟俱投順者撫州太守王仲山袁州太守王仲嶷也兄不屈而弟投順者潮惠開府文天祥惠州太守文璧也

節錄吾汶稿

按丞相弟天祐死節於府廟祀按明吾汶橐著天璧仕元不表天祐死宋尚未詳備

宋文丞相督府忠義傳宋禮部侍郎直學士院權直吾郡

鄧光薦撰光薦字中甫學者稱中齋先生與丞相同朝
此傳多本於丞相所自述故特詳備而後來作宋史又
多本於此云

楊東里集

趙弼作文山傳既赴義其日大風揚沙天地晝晦咫尺不
辨城門晝閉自此連日陰晦宮中皆秉燭而行羣臣入
朝亦藝炬前導世祖問張真人而悔之贈公特進金紫
光祿大夫太保中書平章政事廬陵郡公諡忠武命王
積翁書神主灑掃柴市設壇以祀之丞相亭羅行初奠
禮忽狂飈旋地而起吹沙滾石不能啟目俄捲其神主
於雲霄中空空隱隱雷鳴如怒之聲天色愈暗乃改前
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天果開霽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三

按正史文集俱不載此事傳疑可也信國公至前明
景泰中賜諡忠烈祠在今順天府學之右邊廷實有
文山祠詩花外子規燕市月柳邊精衛浙江潮王元
美評曰精麗

文丞相海上被執時吾郡有王鼎翁者丞相同舍生也即
為文生祭丞相後有張毅翁者丞相門下客也始與十
義士從丞相赴燕及丞相死毅翁以百金贖丞相首骨
徒步七千里負而完葬焉一日過梅溪曾氏與諸友人
登見山堂距丞相宅一舍許曾為丞相外家而堂名見
山者寓思丞相也是夕舉酒三酬毅翁自賦摸魚子一
闋諸人同聲和之有千年華表會有鶴來下之句每歌

一再輒聲淚俱下至嗚咽不自勝則相與掩袂罷去其詞至今可考惜新傳未及載而世亦鮮有知之者劉槎翁集元兵南侵宋勢既去詔諸路勤王無一至者文天祥為江西提刑乃召贛吉豪傑入衛夫豈不知驅羣羊以搏猛虎必無勝理而忠義激發固不以成敗死生計也天祥至臨安即疏請立四鎮以抗元人此上策也時議以為迂濶吾不知當時更有何策善於此者乎夫立四鎮則必有四鎮之兵措置聯絡互相救援令彼力分則我自固進取雖不足保守尚有餘也而宋人不用及元兵進逼臨安勤王之師尚有三十餘萬天祥與世傑議決一戰捷則淮師可截其後不捷亦不至束手待斃而宋又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三

不用於是伯顏軍至拱手迎降天祥乃從元軍逸出糾合忠義連復梅州興國會昌等縣而獨力不能支遂被擒焉此固天意之有在亦豈奈忠謀之不聽何哉讀史隨筆

江南自革命以來學校碑刻悉刊去宋年號朝廷初不知其所為仁宗在東宮一日問左右文丞相何如對者皆貶其不知天命仁宗作色曰如卿所言則馮道却是忠臣矣衆恧屏氣相視惕然信公日見表彰揚於內外臨御之日語廷臣曰儒者握綱常如拳蓋為信公而發摘晏

彥文書江
南野史後

信國丞相開慶封事比忠簡胡公紹興封事尤懇惻周盡胡初以罪謫卒以壽終惟公不幸值國運之去他日一

節難於忠簡以一身而備二忠之事偉哉王若周以公
手彙示予讀之泣然虞文靖跋文
山封事後

天祥建議分境內為四鎮各樹重兵以相犄角與汪立信
列衛江濱之策皆為保邦之至計使用之於未失襄陽
之前宋社可保也即天祥建言時苟用其策亦可以遷
延歲月亡豈若是速乎天祥早為賈似道所抑終為陳
宜中所擯羈孤外郡無尺兵斗糧之藉虛假名號招致
豪傑遂能以數千罷散之卒克復州縣震動中原雖無
成功之望而事亦奇矣所用之人如趙時賞劉子俊鄒
鳳杜滸輩間關擁衛九死而不悔士卒遭空坑五坡之
厄前後喪失雖死不叛蓋其忠義足以感人心制御足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十四

以一眾志向若用之於早國雖捨攘勢未傾危稍出其
十二三運用舒卷以遏敵人之衝則宋事未可料也至
於國破身囚臨死生之變從容無動於中猶鳳翔千仞
俯視世間非古所謂大丈夫者孰能當此哉朱可亭名
臣傳論
湖西羅公升有恢復宋祚之意而勢不可為一日過錢塘
偶見江湖澎湃說者以為子胥之怒氣遂作胥濤賦以

自寓永豐志

宋之亡也永新張坦字履翁登仕郎學士院檢閱丞相信
國文公以彭震龍成永新大姓譚張顏氏傾家奮義叛
將劉槃潛引元兵至力戰不克張氏八十一房皆與其
難獨廣翁厚翁兄弟數人得脫終元之世無顯仕者至

今又三十餘房天之報善人將必有復盛於前者豈不
在今日歟解縉序

歐陽元安福臨溪亭歌溪之水清且深兮我濯我心溪之
水深且清兮我濯我纓纓有塵兮尚可心有累兮溪將
無以澣我外潔淨兮中明蠲我與溪兮各全其天豫章詩話

元時安福彭李二義士逸其名太史劉有聞詩云連年賊
塵起閭里紛紛義士揮戈起何人忠勇最知名北鄉二
豪彭與李李生才堪當一面赴赴彭郎能力戰同心殺
賊破賊圍陣前生擒二虎歸獻俘幕府嫖姚喜加官賜
賞衆莫比誰言國士美無雙二豪之美今同邦縣志

陳中山通五經以春秋中至順丙寅解元會試下第至壬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五

申復試以金馬門賦仍發解今其賦尚存永豐志

廬陵張光弼元末棄官歸張士誠禮致不屈策其必敗題
蕉葉以寓志居湖西壽安坊今之花市也貧無以葺廬
凌彥翀為疏募馬酒間為瞿宗吉誦歌風臺詩以界尺
擊案淵淵作金石聲笑曰我死埋骨湖上題曰詩人張
員外墓足矣太祖徵至京深見溫接憫其老曰可閒矣
厚賜遣還因自號可閒老人徜徉淞西湖山間年八十

三而終列朝詩小傳

黃太常子澄有送廬陵劉子韶名舜善之任祥符叙其畧
云子韶博學富經術以儒士領鄉薦後三年得授河南
祥符縣令予把酒執手而囑之曰子以名家子而尹祥

符百責聚躬萬世攸賴必也先富民而教化隨之省刑
罰薄稅斂吏胥不至民門民財不入私帑俾名實相須
夷險一節庶不虛子隱居求志之意昔賢贈送之文不
諛而規不文而質即此可見

平園雜著

吉之書臺西南幾二百里為上城是邑形勝之甲也其山
從東北最高曰武功者延袤而來層巒疊嶂凌逼霄漢
播為千峯萬壑望之如波濤洶湧由雲中而降至上城
則展而為高平之原分兩陵宛轉抱左右如城郭然地
故以名其水則清泉百道湍激溜瀉合為兩溪隨兩陵
盤迴而出會於原之陽為大川其東原之上則嘉禾修
篁蔥蒨芊鬱民之匝原以居者蟻聚蜂屯不啻干有餘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三

室其著姓之劉若周者皆衣冠詩禮代不乏偉人焉謂
非上城山水儲英毓秀有以致其然與

周是修送周繼
吾歸上城序

劉三吾復為學士三十年儲紀善白信蹈等主考會試榜
發泰和宋琮第一北士無預者於是諸生言三吾等南
人私其鄉帝怒命侍講張信等覆閱不稱旨或言信等
故以陋卷呈三吾等實屬之帝益怒信蹈等論死三吾
以老成邊琮亦遣戍帝親賜策問更擢六十一人皆北
士時謂之南北榜又曰春夏榜云建文初三吾召還久
之卒琮起刑部檢校鄉人楊士奇輩貴顯琮無所攀援
宣德中猶以檢校掌助教事卒官

明史

羅故吉水望族以儒起家宋南渡以來世多長者享年之

久或八九十或百有餘歲其時官府存問高年出於羅氏者後先相望由是見稱於時莫不以為太平之盛事遂相與名其里曰老人里其後子孫蕃殖春秋會合揖拜至舍無所容則又構亭於里中以展家慶亦名其亭曰老人亭

金幼孜羅氏老人亭詩序

梅溪在泰和東南兩舍許山水環抱明秀原田廣衍彌望皆沃壤處是者皆有以厚其生而適其性無慕外之累前二百年溪東曾秀峯先生以清文粹德教授於鄉文丞相實出其門雖丞相非一師而曾氏在其里塾其所浸漑深矣今羅宗智名其藏書施教之居曰梅溪書屋

云楊士奇梅溪書屋記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二十七

監察御史禾川劉性善母王氏生性善纔五月而父出之時外大父王邦仁知朔州因攜以行性善稍長知本末常涕泗顛天欲見其母不可得母轉側於外二十年乃歸歲辛巳性善訪知其處而往省之母子號慟幾不能生時性善已被推擇為縣學弟子員即月餽廩膳之半以奉母而日夜泣請於父願復為母子詞旨懇切父憐而許之於是遂迎以歸作堂以奉養焉鄉邑士大夫以性善之孝能動其父而致母之還也名其堂曰孝感堂

王直孝感堂記

倉前周氏萬安故家也其地在今縣治北倉前廢置不詳自何時周氏居此亦不詳自何代今其家有唐天寶中

買田券官司印識載倉前周氏買者姓名由是觀之則周氏世澤之長可知

王直萬安倉前周氏譜序

豐邑在元末儒者接踵而出洪武時膺薦辟者計百有餘人然尚未盡也或曰豈元時養士之功乎余曰不然昔元有天下貴北賤南有蒙古漢人兩科况解額甚少如江西連廣東取士止二十二人以故一時儒者多不樂於仕進而四書院講學隱居者衆矣

永豐志

宋景濂云劉子高天賦超逸之才加以稽古之力雕肝琢腎宵吟夕咏而又得師友之資江山之助五美云備詩於是乎大昌凌厲頓迅鼓行無前緩急豐約隱顯出沒皆中繩尺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三

劉仲修云子高日課一詩多至千餘篇遭亂崎嶇轉側二十餘年不為少折既貴澹然如布衣北平去家五千里惟一僮侍側已復遣還晡時吏退獨處一室據几吟咏夜分不休其年愈老思愈壯詩愈工時豫章萬白大梁辛敬襄城楊士宏秣陵周湏鄭大同皆以歌詩自雄子高與之馳騁上下名聲相埒

胡元瑞云國初吳詩派昉高季迪越詩派昉劉伯溫閩詩派昉林子羽嶺南詩派昉孫仲衍江右詩派昉劉子高五家才力咸足雄據一方先驅當代第格不甚高體不甚大耳

俱明詩綜採詩話

子高句鏤字琢頗具苦心於唐近大歷十子於宋類永嘉

四靈於元最肖薩天錫靜居志詩話

廬陵周孟聲與子學顏皆以文名故廬在吉水之泥田村門墉之內桂樹一章扶疎襍畫日成陰縱衡可二畝元至正壬辰紅巾盜起廬舍皆為灰燼桂亦焚死惟榦獨存越五年丙申桂忽發綠芽膚間已而怒長不數年間蓊鬱若雲布東南有小桂者二亦壞於兵至是萌蘖出於根抵枝葉沃如也洪武庚戌學顏之子仲方以明經舉於鄉會試南宮除侍儀使出為中牟令以政事聞唐人以擢第者為折桂此殆周氏科目之徵乎宋濂重榮桂記洪武時羅學士復仁致仕歸帝賜大布衣題詞襟上褒美之又召至京師留三月賜玉帶鐵拄杖坐墩裘馬食具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三

遣還此史臣所書也而其家子孫所傳布衣詞云性雖粗率忠直可嘉賜汝布衣放歸田里君臣一德於茲亦可見矣豫章書

洪武十七年上與誠意伯巡視京城因詢宋元來以身殉建康者幾人誠意曰宋臣楊邦乂死節最烈上問其詳歎曰忠臣也口占數語命誠意題其廟曰天地正氣古今數人至死不降鐵石忠心國家標準振後光前宜加爾封廟食萬年侍講周述聞其事因紀以遺厥家

吉水之西楊莊螺溪故宋蕭御史楊忠襄文節之故里至本朝之初有十老者道存夏先生為之倡和而隨者蕭之良曰從字與善衍字樂善楊氏則道濟廷章思忠思

文彥章彥敬劉氏子通合而命之曰莊溪十老相與月
為一會會必飲飲必賦詩循環然亦時有佳客歐陽先
生師尹孫庭望庭璧家季父原祿雞魚蔬筍取具隨時
而文讌之樂近所未有也

俱吉水志

王希範云梁藥畦先生養高邱園攄其悠遠之思著為詩
歌曠然有古高士之節王達善云藥畦先生之詩出於
自然默契靖節於千載之上鄒仲熙云梁君隱居樂道
其詩冲淡閒雅有自得之致

明詩綜詩話

楊士奇年十四五時與陳孟潔謁伯川村中伯川命各賦
詩言志孟潔賦云十年勤苦事鷄窻有志青雲白玉堂
會待春風楊柳陌紅樓爭看綠衣郎士奇賦即景一首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三

云飛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處踏瓊瑤不嫌寒氣侵久
骨貪看梅花過野橋伯川顧孟潔笑曰十年勤苦只博
紅樓一看耶謂士奇曰寒士寒士人不為也而後可
以有為子其勉之惜予不及見耳後孟潔果登進士為
翰林庶吉士而卒而士奇官至少師皆如伯川言

節錄堯山

堂外記

予邑周紀善侍建文藩邸獨被寵遇嘗賦詩一章賜紀善
而自序曰紀善周先生是修言其母賢因書賢母二字
賜之以旌其母之潛德又言師胡樵渚之行求書樵渚
字以遺其後人傳之久遠吾嘉其慕親又不忘師輒書
以賜先生以才能志節方侍明廷常以道義文學誨吾

吾年幼業未成先生與同寅協力輔吾為賢王榮顯於後世永保名爵共樂太平乃賦詩一首以見吾意趨朝金殿曉論道玉堂清見爾思親意興吾念母情揮毫彰隱德題句寫平生尚賴匡扶力從師望有成嗚呼紀善家所藏建文帝手書極多今子孫猶能守之予曾作紀善逸事備載之云

豫章詩話

梁用之云王子與先生沂昆弟肆力於詩與大梁辛好禮楊伯謙上元周伯寧清江彭聲之豫章萬德躬倡詩學於東南觸景遇事凡可喜可愕可怒罵可太息者一寓於詩音調格律之嚴必合於典則所傳二妙集者門人蕭暈所收輯直十百中之一二耳

明詩綜詩話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三

廬陵李布政昌祺生平剛嚴方直居官所至有風裁服食清約足跡不至公府富於才情多所結構效瞿宗吉剪燈新話作餘話一編借以申寫其胸臆其歿也議祭於社鄉人以此短之乃罷白璧微瑕惟在閒情一賦其然豈其然乎安磐曰餘話記事可觀集句如不將脂粉汚顏色惟恨緇塵染素衣漢朝冠蓋皆陵墓魏國山河半夕陽對偶天然可取也

列朝詩小傳

廬陵李昌祺耿介廉潔自筮仕至歸老始終一致人頗以不得柄用惜之自贊其像曰貌雖醜而心嚴身雖進而意止忠孝稟乎父師學問存乎操履仁廟稱為好人周藩許其得體不勞朋友贊詞自有帝王恩旨

豫章詩話

廖元素云解學士興會所到肆意成章水搏蛟蚪陸剗犀象淵乎其不窮浩乎其有餘高皇智屈羣策親如善長貴如廣洋惟庸進侍如安如濂如觀如素雷霆所擊罔不震懾學士以一少年萬言批鱗靡所忌諱而聖度優容令其進學才難之嘆猶可想見也

明詩綜詩話

解文毅縉幼時巍然有碩大之望嘗自謂曰處心常在熙春麗日中則天下無可惡之人可想見先生襟懷

吉水志

永樂中中秋開宴不見月聖情不懌學士解縉口占風落梅一闋云姮娥面今夜圓下雲簾不著臣見拚今宵倚欄不去眠看誰過廣寒宮殿又賦長短句一首上覽之懽甚為停杯以待夜半月復明上大笑曰解縉真才子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三

奪天手也命官人滿酌宣勸盡懽罷

郎瑛七修類編

進士改庶常相傳自永樂甲申始是科命解學士縉選得二十八人以應列宿周文襄忱自陳年少乞讀中秘書時人謂之換宿云攷洪武乙丑有楊靖徐孟昭郭資皆以庶吉士稱大誥亦載庶吉士廖孟瞻以受賂誅則又在乙丑之前矣至戊辰年解縉亦為中書庶吉士益信不始於永樂初也其後文襄鎮撫江南凡二十二年以經濟名世詩非所長然性好儲書其藏室詩云羣經既竝蓄百氏無棄捐所至無克棟來往勞車船嗜學如此宜其吟諷亦未遠遜二十八人也故彭惠安贊云學博而邃沛乎有容二十八宿誰能右公

明詩綜詩話

周文襄公忱至崑山甫登岸甚怒撻一人教授朱冕叱皂隸令止進白曰請姑息怒至衙門治之周後召冕問故對曰下車之始觀瞻所係恐因怒傷人累盛德耳

文襄撫江南嘗問一死囚欲活之無路憂形於色使吏抱案讀之背手立聽至一處忽點首喜曰幸有此可生遂

出其人俱吉水志

曾子榮下筆不休不事推敲偶合繩墨五言如斷雲京口樹殘月廣陵鐘暝色迎官舫春寒到客衣雨從江北少山到宿州多殘燭明官舫疎鐘出郡樓寒潮瓜步月殘雨秣陵舟七言如雲中鸞鳳扶雕輦水底魚龍識翠華草綠野塘多是水雨晴沙路不成泥平鋪碧甃連馳道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三

倒瀉銀河入苑牆均不失唐人風格靜居志詩話

唐人讌集賦詩每推一人擅場永樂中命翰林賦白象則

胡子廣第一賦神龜則王贊善汝玉第一午門觀燈則

陳員外宗第一然員外觀燈之作比之周庶子即吉水周述

陳祭酒似猶遜之實非擅場也

李忠文古之遺直不以詩名而扶風數篇雖未遠擬秋胡

要非拙手可辦予嘗獲公致湯都閩手書楷法遒勁乃

知書亦能品也俱明詩綜詩話

康以寧吉之永新人洪武甲子舉進士為太平府推官解

春雨稱其謫居橫浦二十年每歲萃其迎送序述及他

詩文為斯集期以考今昔問學之得失末乃重美以寧

有得於邑先輩吳莘樂先生之遺緒故其文不求工而自工可以追昔廬陵諸名賢之盛進士肇科於洪武辛亥中間禁不開者十又三年至甲子議復其典而以寧幸拔升於其時所遭遇亦殊特已乃郡邑諸志不一登載并其科名湮泯之今永新匪獨不知有以寧并康姓無傳聞矣余讀春雨之文甚悲之

永新志

廬陵自春秋戰國以來為吳楚文物之地伍子胥孫叔敖之徒多有遺跡若新淦子胥廟在羊山廬陵敖城叔敖之故居斷碑殘碣往往有存而傳記所不及采史官所不及錄徒秘於私家子孫相傳今千數百年予猶及見其一二得以補聞見之遺迺知歐陽氏譜文忠公所修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五

續蓋猶未詳也予嘗過萬安見梁國公墓穹碑石獸巋然尚存國公諱忠與宋太祖為布衣交梁國其追封也今宋史不及載而文忠公譜亦不及錄推其闕遺者豈不多哉

解大紳歐陽家譜叙

廬陵宣化鄉有敖城巡檢司云即孫叔敖封邑其說無考然按左傳哀公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楚使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而還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以報越與三夷男女盟於敖杜預注云從越之夷三種敖越地按史記正義江南洪饒等州戰國時為楚東境虔吉等州為越西境所云東夷當指洪饒等州以其近越故從越伐楚而廬陵敖城即當日盟三夷處也則敖

城地名實見左傳又史記諸書言孫叔敖封寢邱注家皆以為光州固始縣今考呂氏春秋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我死王則封女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邱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荆人畏鬼而越人信機可長有者其為此也高誘註不言寢邱所在按廬陵在春秋正為楚越間地則敖城當即叔敖封邑所云寢邱者也若作光州固始則地勢不侔矣然無明文可據謹識於此以俟博物君子考正

水經贛水西北過廬陵縣西又東北過石陽縣西注云漢和帝永元九年分廬陵立石陽縣漢獻帝初平二年吳長沙桓王立廬陵郡治此按後漢書郡國志石陽縣永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三五

元八年置水經注作永元九年誤輿地廣記乃云孫策改廬陵為石陽縣益謬

前漢書地理志豫章郡安平縣注云侯國後漢書郡國志作平都侯國故安平太平寰宇記曰漢永元中改安平縣為平都縣路史國名紀乃云永和中平都國乃安平也屬長當考

水經注廬水西出長沙安復縣武帝元光六年封長沙定王子劉蒼為侯國即王莽之思成也吳寶鼎中立以為郡按漢志長沙國十六縣獨安成廬水東至廬陵入湖漢明與豫章地勢犬牙相錯吳志呂岱傳云權留岱鎮長沙安成長吳碭及中郎將袁龍等首尾關公復反權

遣魯肅攻碭岱擒斬龍遷廬陵太守時尚未別為郡也
晉初屬荊州改縣為安復後屬江州而晉書杜弢傳云
湘州刺史荀眺走州人推安成太守郭察領州事率眾
討弢反為所敗則又嘗入湘州矣凡以形勢比接故割
屬靡常也自晉以後專隸江州

隋書地理志南康縣有贛山即山海經聶都東山也

在崇義縣

西南六十里

以其為贛水所出故曰贛山文獻通考又云廬

陵有玉筍山贛山今玉筍山屬峽江贛山無考未知即
今某山

隋書地理志安復縣有更生山長嶺今通志載更生山引
輿地志甚詳而長嶺無考按寰宇記安福縣長嶺山有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三

石黑色可以種火是為不灰石此山名著史志兼產異
物不得云無可紀錄也

漢書地理志長沙國安成縣有廬水東至廬陵入湖漢闕

駟十三州志曰廬水西出長沙安復縣

朱謀埜云安復當作安成按輿

地廣記晉改安成縣為安復宋齊梁陳因之唐武德中又改安福

今名廬水通志廬水

在安福縣城北發源廬霄山東流與王江合又東會永
新縣水入贛江下流與廬陵清溪合按廬水雖出安成
本以廬陵縣故名水如鄱陽鄱水餘干餘水之類當從
漢志作廬水為是

按瀘水瀟水以安福境瀘瀟山得名瀘瀟一作廬瀟
今云以廬陵得名非是

明初狀元對策皆經閣老筆削或自刪潤然後入梓獨羅倫一策未嘗改竄一字蓋倫自掇魁之後以言忤旨外調而閣老亦畏其勁直不敢改削其言也初倫會試五策五千餘言泰和尹直原取為會元主考劉主靜萬循吉各主本經遂置倫第三尹批其所刻一策云五策五千餘言有學有識進對大廷未必非褻然出色者後其言果驗

倫上疏論南陽李閣老奪情事謫廣東市舶提舉後李公歿淳安商公復入閣言於上復其官為南京翰林修撰時廬陵陳公亦卒士人有為詩悼之者末二句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為道羅生已復官先是大臣遭父母之喪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三七

往往多奪情起復至是著為令皆得終喪羅公上疏之力也

俱承豐志

陳白沙先生當時朋儕中推高一峰其答一峯詩曰臺城一揮袂忽忽星週五路永消息斷年深別離苦思君髮為白始白數莖許今晨對書尺白者不可數先生天下士詎肯顧衡宇悵望曹溪釣獨與光也語一峯歿有詩輓之云今我何敢私一峯百年公論在兒童要知此老如君實更恐前身是孔融青天白日人千古五典三綱疏一通天下何常乏知己我言剛與定山同一則曰先生天下士一則曰青天白日人千古其尊一峰可謂至

矣

豫章詩話

吾古舊有十閣老九尚書十狀元之詩詩即不甚雅亦足
鳴一郡之盛九尚書之中原遺泰和吏部尚書劉公崧
此後泰和又增吏部尚書羅公欽順禮部尚書歐陽公
德右都御史陳公鳳梧贈工部尚書安福吏部尚書王
公學夔工部尚書王公學益吏部尚書歐陽公必進永
豐增兵部尚書聶公豹吉水增兵部尚書毛公伯溫萬
安增工部尚書朱公衡永新增禮部尚書尹公臺總為十
一十一尚書云十狀元之後增羅文恭洪先總為十一
人

豫章
書

王元美以錢文肅習禮六典文衡為明盛事考文肅永樂
甲辰業為會試同考官宣德丁未再入會場分考而正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三

統丙辰己未兩次殿試皆克讀卷官辛酉復為順天主
考是主文衡者十次矣其詩雖非作家然亦無塵坌氣

明詩綜
詩話

明代賢相首稱三楊而三楊之中又推文貞文貞相業之
大者在成祖時則言日食不宜受賀論漢王當早處置
在仁宗時則陳易素服之不可救舒仲成之忤旨在宣
宗時則諫趙王之當推恩議派役之宜禁豁在英宗時
則疏侍衛之宜謹擇薦薛瑄之可大用請復建文年號
并免禁收方氏文字其卓識遠謨高出蹇夏諸賢之上
歷相四朝中外恬熙後乎此者宰輔雖名賢皆以微事
招物議而於文貞獨無一言然其出身則竟非由科目

亦可以見資格之不足以限賢才也已

黃文成讀史隨筆

予邑先達以楊文貞公王文端公為標準人皆知二公仕宦之達而不知其學問之密予讀文貞公自贊曰歷事四朝恒持一志不敢納非類之交不敢徼非義之利祿愈增而意愈澹秩愈進而心愈惴治官務如家務視海內如室內雖不能萬一之有濟而不敢須臾之或怠文端公自贊曰其才學則迂疎其志行亦狂簡幸逢時以効愚每惴惴於自反然僚友謂之狂而主上謂之板愧變通之未能徒為達士之所莞文貞之澹文端之板其故有所自來矣予友義叔文貞孫也劉靜之文端外孫也每一聚輒舉澹與板相與切磋予乃名予書室澹板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三

軒豫章詩話

叅政王公芳蓀迎其父處士樂三公就養京師永樂十五年三月叅政扈從北京其弟瀘汀奉處士歸故鄉四月六日溯小孤山中流暴風覆舟舟人皆溺死獨汀幸附片木漂泛數十里得濟而求其父屍及舟數日不復有踪跡七月叅政始聞訃音奔歸道出南京過楊少師士奇求言士奇曰聖人制葬以藏體魄者也既泯歿無所事藏矣而必有事於葬者孝子之心也禮固有可以義合者衣冠親之所遺也其氣澤存焉其歿也神將依之故祭禮有設衣裳之制則墓而藏之從而識之曰此吾親之藏也其於義可也乃刻木具衣冠葬之有子六孫

十五後更繁衍多貴顯

安福志

羅公通初為御史巡按四川蜀王儀從違制公欲簡約之
王過御史臺公使人收所僭用鹵簿王氣沮藩臬來見
問儀從當屬有司耶恐非體若上聞王罪且不測公曰
易耳宜移文與王謂黃屋左纛故元元皇帝廟中器今
須復還耳公始蒞屬士大夫易其年少至是嘆惜

劉卧廬講學養中書院每旦祇謁先聖畢即凝坐一室竟
日無懈容嘗有聯云願做好人清節苦要圖快活令名
污吳康齋極推重之嘗誦是聯以語人曰觀此足以知
其操矣

俱吉水志

宣德五年安福知縣趙敏以事逮至京都憲顧公察其誣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四十一

釋還職未幾以疾卒獨少子智在側羣隸謀市惡棺殮
侯而焚之以便其歸時聽選進士劉公球聞而念侯素
有功於斯文間走智所責之智慟哭曰是羣隸謀之孤
亦不得制也公退而諭其隸之頗解事者欲其盡忠故
尹衆皆唯唯智以故得更美棺發喪以歸公復備賻以
佐之是年公有家書云趙大尹之喪其來人欲焚取其
骨歸弟力阻之若無地葬本家各處山中可隨其擇不
必問價不可以死生待之有厚薄也公之厚於故父母
如此

安福志

劉球深謀遠慮方朝廷遣將征思任發即上疏言舍門庭
之近圖邊徼之遠為非計其策邊事洞若觀火大抵彼

方吞併部落我便嚴飭邊防此千古不易之規畫使聽
球言調征南之兵以備北則未雨綢繆誰敢侮之乃忠
言不用復加戕害振罪固不容死而廷臣無一言與球
同者又不聞交疏論救以白其冤抑又何也黃文成讀
史隨筆
正統十年李忠文公時勉為祭酒嚴毅方正極意造就人
才讀書務盡二更將五更復令膳夫提鈴喚起讀書或
自潛行察勤惰無燈者令其暗記明示責罰自是燈光
達旦書聲不絕每季試三場親第高下學者感激競相
勸焉後先生以引年致仕泰和蕭鎡代為祭酒入見王
振王曰聞李先生善教一依其法足矣蕭乃悉循舊規

孤樹
哀譚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三

李時勉仕仁宣二廟時為御史厯官翰林偶以元宵諸縉
紳約遊燈市市中男女雜還簪履駢集會公左右從地
上拾得金釵一股珠貝嵌飾備極巧麗蓋千戶侯李姓
之妻所遺者公語左右曰此釵必有主失而不得或夫
婦相詬子母相怒將釀大禍且爾輩安用此釵為可從
我受錢數百文酤酒為樂足矣於是貯釵篋中揭示門
上曰有遺釵者但以所存一股比驗相符即還之已而
千戶妻使人持釵見比果肖公從篋出釵交付之其家
持金相謝公固却不受已而千戶自他所歸妻告之故
千戶乃具禮詣公致謝公一無所取千戶曰固知大人
守嚴一介不敢求納但今所餽中有真血蝎能續骨肉

重創幸大人存之以活欲死者公乃受藏之無何公以
上疏忤仁廟旨撲以金瓜折公肋掖出肋骨琳瑯作碎
器聲且下鎮撫獄會蒞獄者即前遺釵之夫李千戶也
見而痛曰大人忠義士胡罹此毒向者所餽血蝸存否
存則骨肋可續命可活公家人歸取持以傳創處其痛
立止不旬日痊愈人謂公忠義大節固有鬼神呵護然
所得血蝸之力不少矣

摘江盈
科集

文臣奪情起復始自景泰四年侍郎張睿祭酒劉鉉時則
給事中林聰曾抗言之憲宗時李賢丁父憂詔奪情起
復賢固乞終制不允修撰羅倫劾賢引富弼劉珙故事
謂綱常倫理所關甚大海內直之後儒有謂憲宗冲年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四

嗣位念賢先朝大臣恃其左右輔弼辭而不允賢亦無
如之何言者未免以搏擊見長愚竊以為三年之喪自
天子達於庶人賢雖情不獲已心有可原而循此例以
行則將來人臣皆得藉口以忘情竊位天下後世且不
知有通喪之義矣若果不能離賢何妨聽其居家不時
遣詔詢以朝政令其具揭條奏而必欲其在朝然後能
資輔導乎萬厯時張居正為相亦以奪情致起物議一
峰此疏所以存忠孝之大節立臣子之大防非可以言
事捃摭者一槩議之但賢之起復則非干寵固祿之比
亦不得以忘親竊位者同日而論也

讀史
隨筆

明景帝易儲鍾恭愍公同章恭毅公綸廖恭敏公莊皆極

諫恭愍公疏先入死杖下被禍尤慘至英宗復辟特擢
恭毅禮部侍郎恭敏復官大理少卿尋進侍郎成化中
卒贈尚書而恭愍止贈大理寺丞恩恤獨薄池北偶談
彭公時之未第也有隣豪毆辱之公既貴絕不置念後以
賜省歸隣豪已死其子懼甚願以百金致謝膝行而前
公下階起之曰鄉里隣曲何至是此事吾已忘之即爾
父在尚不校况爾乎卻其金且留同食而去

劉進士瑜初拜刑部主事之南京適分宜歲貢生郭恒試
畢赴太學與同舟郭道病無子弟在瑜旦暮躬視湯藥
時其起居調護之舟過棗林聞失勢舟陷郭行李漂蕩
殆盡瑜所挾賴一舟人悉力救乃以日用所急者悉分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聖

給郭郭至桃源縣病劇不起瑜買棺殯之且謀於其縣
官擇地藁葬既乃遣報其家使家人往取以歸俱安福志

成化二十三年上杭賊首劉昂溫留生邱隆等數千人分
寇鄰境殺官劫庫三省奏聞添設汀漳兵備僉事伍希
閔陞授福建僉事兵備汀漳命討之希閔或擒或撫咸
得其宜卒擒溫留生於勝運執劉昂於來蘇縛邱隆於
若菜餘黨以次擒戮宏治八年上杭來蘇里賊首劉廷
用等招集廣東流賊轉掠廣東等縣以希閔前有平賊
功復任汀漳等處希閔用策士李福瑛等父子親兵分
布中外甫旬日掩獲賊徒大半一月之內羣寇巢穴掃
蕩殆盡

張簡肅公敷華為浙江叅政麗水縣富民夜失盜誣指平民獄成公訊之其人泣下公曰汝冤乎乃審富民所嘗出入親厚者民以甥對急命猝至甥具輸服追所失物無一遺者其人得免

劉秉監為河南副使時毀淫祠至四千八百區選其材構元成書院聚徒講學尋被誣就逮為書寓其僚長曰監不能善事權閹今當就械淫祠一事愚黔首敗風化盜賊倚以為奸毀之初非得已監今行矣奸人惑衆必指為報應非良有司持守之堅鮮不為其動搖其執義有如此俱薛方山憲章錄

羅雙泉循當會試時身故貧一日亡其囊中屬褐同舍生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四

內不自安物色其人給循訪之比入坐故探其囊出褐示循曰是不類君家物耶循趨出向其人曰物固相類生醉語耳歸為同舍生曰吾失褐不甚損彼張惡名尚得為士人耶同舍生始遜謝不及舊府志

瘖者楊茂泰和人也耳不聰口又不能言人號瘖者聞陽明先生講良知之學自候門求見先生使人張其聲語之曰你口不能言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你心還能知是非否答曰知是非先生曰如此你口雖不如人你耳雖不如人你心還與人一般茂時首肯拱謝先生曰大凡人只是此心此心若能存天理是箇聖賢的心口雖不能言耳雖不能聽也是箇不能言不能聽的聖賢心

若不存天理是箇禽獸的心口雖能言耳雖能聽也是箇能言能聽的禽獸茂時扣胸指天你如今於父母但盡你心的孝於兄長但盡你心的敬於鄉黨隣里宗族親戚但盡你心的謙和恭順見人怠慢不要嗔怪見人財利不要貪圖但在裏面行你那是的心莫行你那非的心縱使外面人說你是也不須聽說你不是也不須聽茂時首肯拜謝先生曰你口不能言是非省了多少閑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省了多少閑是非添煩惱你口不能說你耳不能聽省了多少閑是非省了多少閑煩惱你比別人到快活自在了許多茂時扣胸指天擗地先生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四

曰我如今教你但終日行你的心不消口裏說但終日聽你的心不消耳裏聽茂時稽首再拜而去

豫章書錄
陽明集

吾吉自正嘉以來譚學者至衆乃士所共宗必曰八先生云夷考八先生學各有從入非遵一塗轍誠各自其精思力踐中有獨見而得之以故不相沿襲而卒之歸然各底於成豈徒守舊聞循聲附和與矜飾末節外無玷缺者比倫哉

嘉靖府志
書後

按八先生自羅欽順至劉邦采就嘉靖修志時立理學傳而言也自此以後理學接踵詳儒林

湛甘泉年九十二矣遊衡嶽過吉之青原鄒文莊率同志數百人迎焉戒曰先生高年猶殷殷訪友此可證其學

矣古云憲老不乞言吾儕無辯聒煩之也晨夕事惟謹
時文莊年已六十六矣既別淚沾襟湛顧慰之曰謙之
何悲也豈以予老不復再會耶後十年當再過子文莊
卒年七十二青原雜記

丙子忠素以義顯學宮圯忠曰余得効力宮牆瞑目畢晝
與夜浹月廟貌蔭然邑長學師曰異人也除夕遊市上
拾數十金候其人於市夜分不歸失者號而至盡還之
遠近呼為義癡年九十五卒永新志

郭昌明瑤夏人初窶甚貸貨賈郡城南積勤瘁稍稍蓄殖
年五十喪偶無子乃傾囊買一婦比至泣涕至暮不止
詰之則曰吾夫賣我償債且有幼子失所撫將併鬻矣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四六

昌明急馳往索媒與偕見其夫曰速攜爾婦歸其夫哀
以償逋告昌明曰逋於我償而婦必歸汝遂同歸家使
挈婦去明日偕諸姓人來即發所聘貨計券悉償之仍
以餘畀其夫且益之粟曰稍為覓生計毋棄妻更不可
鬻爾子也自是世味淡然惟日以濟人危因為事又數
年繼室舉一子及昌明八十餘卒已生孫矣拾遺

宸濠反時守仁奏留安福御史謝源伍希儒叅佐任事約
吉安鄉官都御史王懋忠編修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
羅僑御史張鼇山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等叅謀又集
按察使劉遜叅政黃繡知府劉昭驛丞王思李忠等咨

訪贊協

摘豫章書
宸濠傳

劉興者劉養正家僮也事養正既久以忠謹甚見愛信養正與宸濠潛圖不軌雖妻子無知者興獨覺至泣諫不從時有王道士者以仙術為養正所禮每跪而叩其秘興竊窺喜曰轉移主心賴有此耳因密詣道士曰吾主欲為赤族之事先生不知耶附耳吐實且祈陰寢其謀道士語曰諾遂遁去興惋嘆曰道士去吾計窮矣養正每行必與興俱及赴濠召懼其撓留之家濠事敗執養正妻子興自縛請囚王公守仁麾去曰無與汝事興見養正於檻車哭曰主竟至此乎及養正伏誅興潛立木主奉祀為族人所覺逐之遂抱主痛哭而去莫知所終

舊府志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三

元武伯衡詠燭剪詩啼殘瘦玉蘭心吐蹴落春紅燕尾香為一時所賞國朝李古廉詠剪刀詩吳綾剪處魚吞浪蜀錦裁時燕掠霞深院響傳春晝靜小樓工罷夕陽斜公之直節清聲而詩嫵媚如此信乎賦梅花者不獨宋

廣平也

楊慎詩話

少保伯温毛公征安南夷人作浮萍詩貽公云錦鱗密密不容針帶葉連根未計深曾與白雲爭水面豈容明月墜波心千條雨線穿難破萬陣風濤滾不沉多少魚龍藏裏面太公無計下鈎尋公和之云隨田逐水冒秧針到底原來種不深空有根苗空有葉敢生枝節敢生心寧知聚處焉知散但識浮時不識沉大抵中宮風最惡

掃歸湖海竟難尋夷人見之而服

羅念菴先生屢召不出聶雙江貽書勸駕先生答書有云若憐其早歲登科立朝再暮枯槁山林不無可惜此則待之太卑吾儒名教真實在我外物奚與哉想見先生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氣象

俱舊府志

嘉靖壬午提學僉事邵銳准本縣士民呈請將學博郭梅崖布衣劉彥剛同祀鄉賢輿情甚快至庚子縣令王奉提學蘇舜澤之檄清查已祀鄉賢當否輒憑胸臆出郭劉二人謂功業著述不少概見信如此言使邑有顏淵氏出終亦不得與鄉賢祀矣雙江之言如此劉楚奇昔亦從祀鄉賢後縣中某以劉之死節在於勝國之時遂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哭

出之噫亦過矣使劉為宋室遺臣而乃為元死節則可出也劉則生於元仕於元亦死於元一代君臣之義自在况彼為德於鄉不祀之何以示勸姑存以待有識者

永豐志

嘉靖中王新建歿劉執齋侍郎玉作祭文云嗚呼公之才拔乎其萃嗚呼公之學出乎其類嗚呼公之功疇克似之嗚呼公之壽竟止於斯亦可謂言簡而意盡矣執齋當宸濠之變正理江防馳檄師中與喬莊簡犄角克固疆圉其功有足錄者詩頗娟秀絕塵比於莊簡似過之

明詩綜詩話

羅達夫詩文寄託可觀時人謂其早經廢棄久處民間往

往深於致情易於興感殆亦近於言志者也

孫山甫云胡正甫胸次洞然有物我同體之懷故其詩暢而鬱直而婉天趣獨深非追琢可及

劉文節應秋儒臣非有言責而上書請東宮冠昏劾首輔彈中樞可謂古之遺直已其言有云近代論相多取諸詞林雍容雅度一切齷齪猥瑣曾不關其慮博而習於政靜而徹於幾能以事外之身策事中成敗則惟詞林勝矣寥寥數言其占地步不少詩非所務無戾雅音

朝詩話

王竹庄常急人患難一日途遇老嫗哭甚哀竹庄問故嫗

曰年老惟一子今以官錢繫囹圄貧苦無以脫母子命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哭

不可知是以哀竹庄解囊如數予之曰此可以救若子余不索償也他日客遊有卧於路者為竹庄馬足所傷衆噪之將理於官竹庄窘甚俄有一嫗見而駭曰公非竹庄王公耶向蒙活命恩何意得遇於此衆聞而高其義昇傷者自療因解散嫗留公信宿且命其子出拜謝前事靡德不報如此

劉公孔當翰林尊宿而氣度寬宏更為難及相傳官京師時步行訪客遇市油者油污其衣不介意他日又遇滌垢穢者灑穢徧體亦無愠色及騎入朝逢運柴車柴觸馬首驚公墜從者掖而還則臂折矣從者忿曰公何負劄忍噤若是公曰彼寧有心吾若言爾輩必羣毆甘心

焉是以我故傷人也及詢運柴人即前市油與滌穢者
蓋三犯而三不校云

城東養濟院丐不知姓名有生持金赴縣輸稅遺一錠地
下丐拾之懷其金而以所封識問人人曰此糧銀也丐
瞿然曰是必銖積寸累以急公者某雖丐忍利之乎出
懷中金坐衢以待適生至即還之生分金謝不受俱安福志

字河劉君名教為邑諸生嘗入縣領學糧三金遇民乞賑
於官即以市穀濟饑者且言惠出於縣令後為溫處兵
備凌公塾師既辭歸會兵以給糧後期將譁諸將慮變
作告於字河求一言字河辭不可而潛入語其狀凌公
即日以便宜發粟給軍諸將追奉千金為謝却不受其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五

隱德若此而竟以貧困終泉湖山房稿

邑令徐侯清軍時躬自校讐刊刻吉人飲大澤者幾二十
年虎林刺史張公恐板久而訛捐俸命縣勒石司理毛
公署篆精心剔蠹復加詳覈竭晝夜之力始得成事三
君子不惟殫財供剗之資且竭心思絕魯魚之弊吉
何幸而沐湛恩如是嗟乎彼巧文舞法者雖衆然其籍
具在石可泐也諸君子之澤不可磨也徐公名學聚蘭
谿人張公名鳴鶚錢塘人毛公名堪江寧人鄒忠介書
後 覈實軍碑

李清惠鎮昌平攜妾曹氏之任歲戊寅傳聞兵至烽火達
於近郊時兵單餉匱不可守曹氏將引決清惠止之曰

勿急也設有不幸予令箭至闔門自焚可耳曹氏乃積薪於門身着油衣日夜燃燈以俟既而兵退竟無恙以

歸吉水志

李一偉云余里人楊氏夫婦以同年同月同日生生七十一歲以同年同月同日死從古未有之事史冊亦罕見

也勺亭鎖言

歐陽閱為滁州學正與其鄉先生胡莊肅公深相結滁人號曰歐陽家又一醉翁矣子况字曰方博極羣書為文敏而贍尤工四六亦以明經貢如京師例入太學同舍某病調護盡力歿則棺殮某子謁選稱貸畀之數百金無何卒於官馳往伏哭其子謂收債也色彌蹙公收淚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五

曰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吾鄉者遇一哀而出涕豈有恨耶急取券付之遠近傳誦其義摘錄勇幢小品

崇禎間陳啟新以武舉上疏請罷科目考選擢為吏科給事廬陵有程品者吏員也謁選至京抗疏糾啟新其畧曰啟新非參科目也是壞國體也廢孔孟也孔孟之書修齊平治之要立身行政之本忠孝節義由此而出罷推知考選語尤不經按臣巡方有入境有考核有復命有歲叅有風聞又有大計黜陟網不為不密賢者自應選舉以風世不肖者自應擯斥以示懲云云通志採吉安府志

熊廷弼能臣也亦勞臣也有存遼之功無失律之罪而含冤以死始而誣之者姚宗文馮三元張脩德魏應嘉顧

愷郭鞏繼而致之死者王紀鄒元標周應秋也袁應泰繼為經畧遼東已失乃復起用廷弼又用王化貞為巡撫與廷弼有隙廷弼欲守化貞欲戰既而化貞果以此敗廷弼整衆西行朝議乃命與化貞同回聽勘是時王紀鄒元標周應秋奉命會審使存平允之心則化貞之敗並與廷弼無涉自應專罪化貞令廷弼戴罪立功及其專任無效然後加罪亦無辭也乃不分皂白概擬大辟會勘三臣如周應秋後入逆黨不足責也王紀素有名望元標講學東林而乃成此昧心之獄後人觀江秉謙前後二疏則廷弼之受冤可知原其致死之由斷不能道後來會勘諸臣之罪矣

摘錄讀史隨筆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五

按此條實為公論忠介正人而猶有此亦憾事也故錄此以見責備賢者之義

李忠肅邦華傳末云甲申三月十六日闖賊兵抵城下十七攻城急乃攜冊印移駐吉安會館文丞相祠十八晚滴酒告文山作矢志詩手書別倪文正馬文忠施忠介相期殉國簡冊籍盡焚之惟展文山集秉燭相對一燈青熒與死為期十九早城陷肅期服北面行五拜三叩頭禮更青衣向文丞相三揖云邦華先生里人當國難無可報君惟一死從先生地下取白練手書贊已投筆正坐引帛在手僮僕跽而泣求遺言先生曰吾以身殉國復何言但未知皇上下落勿殮吾屍遂自縊死越三

日面色如生闖賊入見之嘆曰邦華真忠臣也勿敢犯

四明王
雅志

青原會友聚講始於鄒文莊羅文恭兩先生不過因其勝地以樂同志非欲據之為館也後劉獅泉胡廬山王塘南三先生相次主盟皆沿故事而後當道賢者欲大興吾道遂創先賢祠廓於僧舍之右議者謂於古寺則闕而不完於儒宮則僻而不正似兩失之今大司馬郭公聽衆議鼎新古殿盡除舊館以全地還青原而別建先賢祠及會堂於山前顧為吾黨慮者謂先賢祠其來已久一朝洗去若從佛教而黜正學非法也羅子曰不然孔與釋各尊其教然勢常相依梵宇瓊臺非藉儒家豈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五三

能獨立然梵刹既建而青衿游藝縉紳講德必借資焉雖曰借資而聖之宮賢之祠又自立赤幟以標示來學未可依傍門戶使俎豆與緇素相雜也况吾鄉性命之學古昔未講而不落階級一語開人天法眼實自思禪師始文人學士因得參求即我方外老友而吉之宗匠也今以青原還思以講堂歸儒使闕者完偏者正益見吾儒之恕與吾道之大也夫何恨

羅大紘禪林
講堂議節錄

予弱冠侍諸先輩講習諸先輩惓惓欲聯講會是在乙亥之秋丙戌我師朱鑑塘夫子始創館額曰西江杏壇又十年我同年吳安節使君置田以供來學又十餘年冢君徹如觀察湖西捐俸置常稔田數百鍾每會計數百

人歌聲洋洋洵矣東南鄒魯顧人衆而館不能容則多
席於殿堂殿堂欹斜風吹鈴鐸聲搖欲墜又祠亦傾側
僉曰宜新之顧議有兩端有曰是祖地會時葷腥不可
聞宜殿堂僧舍共成清規而祠另擇爽塏者為當又有
曰吾輩植正道飾梵宇琳宮外吾黨宮牆不可為訓鄒
子起而語曰宇宙間無一法可舍亦無一法可增學道
者六通四闢如江河納百川罔不欣受不作纖毫二見
祖堂經幾晦明孤燈朗照至今創非自吾黨鼎革相因
自古記之植吾道者願為真儒為真儒必知佛知佛然
後知儒予不敢隨衆作和會諸友吾宗匡明郭生孔太
孔陵劉生同升張生恕卿大發信心敦請立禪本寂主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五

之但憂費用不繼耳予復語之曰許大乾坤必有繼張
郭二佳公子而起者予因書此以告多方多士云

南臯
青原

啟節
錄

蕭伯玉春浮日記米海岳云顏清臣書家僮刻之修改失
真惟吉州廬山題名一書便去後人刻之反得其真所
謂吉州者祖關二字乎愚者曰周子克記隆興癸未猶
及見顏魯公題名在塔左今亡之矣惟存祖關八分二
字鳳翥鵠峙道毅而俊逸新裁而古雅非後人所能曹
能始目為隸書蓋古以楷為隸後以八分為隸也曉山
志云唐永泰中顏魯公謫吉州司馬與文人倡酬為樂
今溪山深處往往有其石刻題詠羅近溪曰正德中樵

人拾出麻姑帖石先君珍之雲間季鷹鴈山守建昌重刻之石安知吉州無此碨樵遇近溪鴈山而復顯乎他說謂公尸假長爪搔背云爾魯公神明原在天壤即此毫端千古儼然

青原雜記

曾學富字吉龍城東人順治乙酉年七月十六日有前明故戚檀姓者率所部走南粵道出龍泉沿途劫掠鄉民將抵縣城官兵不敢出學富邀同里勇士百餘人往拒戰於三都石鍋中鏖陣亡鄉民死者頗衆被擒者十八人邑紳郭維經詣營力保釋之自學富死後妻蕭氏撫幼子如標茹荼飲冰三十年如一日未及請旌而歿

拾遺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五

順治戊子瑞金江日曦附隆武敗死龍泉諸生彭吉脩寄籍瑞金與江氏有婣誼被執將殺其子向明疾馳至跪執者前泣曰我父有罪願代父死執者曰爾罪同之安得代向明大呼曰今日得與父同死何恨耶遂同就戮

見者哀之

見蔡文詔傳

康熙初江南貢士王有容任泰和令其孫式丹隨侍肄業後登癸未會狀伊祖之清白自守慈愛及民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式丹隨祖任讀書與呂溱隨父任讀書俱在泰和縣後俱臚唱第一人曠代相符誠千古之佳話也

敬業堂外記

廬陵張學士幹臣作聖門戒律八條一名穿窬之類多方

鑽刺覬覦者是一名患得患失鄙夫夤緣以獵榮膺者
是一名妾婦阿附取容者是一名壟斷賤丈夫罔利居
奇者是一名墮間乞人望門干謁者是一名無忌憚小
人侮法作奸擅行者是一名德之賊游移不可方物者
是一名不遠禽獸橫逆不悛淫蕩無耻者是

張贛山講學以言事謫歸居廬陵王山有定巖覆筍峰木
琴澗虎子巖諸勝皆代木開道手自創闢贛山住此二
年復應詔出歿於京邸又一年予入都門見其居王
山時茅屋隨劄一卷想見此公學道刻苦非人所及畧
錄數則於此 王山金頂之勝在於高尤在於孤然不
高則不孤愈高則愈孤君子立身亦然 絕頂惟高而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五

孤雖天清氣朗無晝不風風聲四起衆山動搖人立其
上脚根不穩風欲挾之而翔行者相顧裹足予獨欲於
震撼處放步然而危矣 王山筍類多苦烹之亦有真
味又產苦菜浸之一宿饑來啖之頗勝園蔬然以其苦
多為人棄人生營營無日不苦日在苦中安之若飴至
飲食細故非刀俎物命便不可下箸安得攜此二苦味
令飽嘗耶 王文成訪地藏洞一異人值其睡方醒問
第一義諦不答徐曰周濂溪程明道汝儒家兩個好秀
才語畢復睡張子坐卧巖中有以仙術告者回思自幼
識字及壯奔奔波老忽將至鷄鳴而起便秀才二字
做不了何暇言仙 巖栖一年日月逝矣內省多疚深

自戰兢敬寫聖容奉以出入道大莫名非敢贊揚聊以
自警贊曰古今一人大哉孔子天地終始要其立言非
有殊旨道不遠人躬行而已諸儒沾沾新奇自喜門戶
異同恍惚疑似行非所知言大而侈憫我童蒙茫茫涯
涘逐影捕風出彼入此行不顧言人視之指而今而後
求歸於是未能希賢尚勉為士登高自卑行遠自邇不
善則改聞義則徙恭對聖容庶幾有耻 宿雲霧座大
雪忽念及康齋先生十月單衾徹夜至以夏布帳加覆
毫無厭貧之意頓使人不暄自暖不火自溫 客來山
中者輒贈竹杖強之登臨或曰孝子不登高不臨深或
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予曰不然天下惟看破生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五

死底人方不為生死所奪可為忠臣可為孝子可以樂
天可以立命

俱池北
偶談

湖西道施閏章有題杜拾遺戴笠圖歌註云趙子昂畫泰
和劉公崧吉水解公縉題時稱三絕其詩中云西江槎
翁題短句錦袍仙客知相慕蓋因劉詩為報西流夜郎
客錦袍霜冷更相思之句而言也又施詩云驚呼復有
解學士縱筆揮毫不得住其詩風雨發春葩書工行草
無欹斜乃知前輩不鹵莽俗傳解筆空如麻可見近時
流傳解句皆未涉目於解公春雨集耳施公可謂為解

公解嘲矣

平園
雜錄

路史亦吾縣著作中一部大書末學見其淵博不勝咋舌

矣夫子刪書斷自唐虞邵子推算一元之運亦止能自堯甲辰起至無稽攷處雖聖人不能強通史記索隱按春秋緯列前後諸紀朔混沌至獲麟計三百二十七萬六千年分為十紀路史攷據亦然豈可信乎但以視太平廣記天中記學海夷堅志一類則相去遠矣今學者懶散苟且不肯讀書於此中少嘗一指豈不為珍錯之美球圖之貴乎觀姓氏帝繫等採列續通攷中則知其長之所在矣

摘錄恒齋論史

按此條論路史極是非比菲薄前人也然善讀書者閱此等書確有分曉亦未可一例廢之

去春得宋廬陵曾氏鳳墅殘帖二冊於錢塘今來都門聞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五

益都李南澗抄得石刻補叙亟假歸手寫而藏之秀水朱錫鬯跋譏陳思寶刻叢編援據不及是編按鳳墅帖刻於嘉熙淳祐間補叙諸石刻斷手於戊申仲春則淳祐八年也若陳思寶之叢編成於紹定辛卯計其年月乃在會帖之前何由得見而引之南宋有兩曾宏父朱所引紹興十三年知台州事者乃空青之子避光廟諱以字稱者與幼卿本非一人頃杭人刻南宋雜事詩徑題此書為會惇撰則又承朱之誤而甚焉者矣秀水攷稽號稱精審猶有此失校書之難如此

鳳墅法帖者南宋曾宏父幼卿所刻正帖二十卷續帖二十卷皆宋人書其云鳳墅者鐫於廬陵郡之鳳山別墅

故也予所得僅兩卷一為南渡名相帖一為南渡執政帖宏父之父三復字無玷起家進士光寧之間嘗官臺諫轉太常少卿攝禮部尚書克賀金國正旦使以刑部侍郎致仕宋史雖為立傳而不載奉使事宏父每稱先少師其為贈官與否史亦未之詳也卷中所載皆諸公書翰而與其父少師往還之帖居其大半古人書問不輕假手門客行草大小疎密不拘要皆秀逸可愛宏父未冠失所怙然藏弃手澤久而不忘亦徵名臣之有後矣

俱錢大昕跋鳳墅法帖

中原音韻著自周挺齋周則高安人也為之鏤板行世者則永新人也挺齋自言此書為青原蕭存存而作盛稱

吉安府志

卷七十三

雜志

五九

存存辨訂樂府音律之訛極為精當而青原曾元隱又有投水屈原纔是屈殺人曾子更何曾之辨並為挺齋所推服挺齋後序又云常游江海求能正音顧曲者無如吉之多士云云則此事實發源於西江

昔陳眉公閱吉安志一過輒大噓擲去曰吉安止得兩韻人一總抹却他可知矣謂志中不載作路史之羅泌作鶴林玉露之羅大經也作者闕此未必非理障所致適足見其不廣大耳

俱汪楫檢齋集

卷七十三終